

中国古代

白话商贾小说

精选

下

● 邱绍雄 编

● 广东人民出版社



中国古代白话商贾小说精选

(下)

邱绍雄 编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目 录

儒商互补 理欲并重 (代序)

——试论中国商贾小说的特色和价值

邱绍雄 / 1

志诚张主管 / 1

宋时某线铺老板张士廉年过六旬，续娶王招宣府遣嫁的二十多岁的小夫人。小夫人爱慕店中青年主管张胜，难煞了胆小怕事的张胜。

曹伯明错勘赃记 / 12

元时某客店老板曹伯明，妻死，续娶妓女谢小桃。谢小桃另有所爱，与人合谋，利用商人爱小便宜的弱点和自己特殊的身份，诬告丈夫吓诈贼人赃物，差点断送了丈夫性命。

错认尸 / 17

宋代商人乔彦杰，好色贪淫，在外经商，娶美妇春香作妾，使家庭失和。妾在家与佣工董小二通奸，董又骗奸乔女。近奸近杀，董小二和乔家人个个因此命丧黄泉。

刎颈鸳鸯会 / 31

商人张二官娶妻谢淑珍，谢不守妇道，趁张二

官外出贩货之机，与对门开店商人朱秉中私通，张二官察知，设法让妻子与其情人在“鸳鸯会”上“刎颈”。

判李中立谋夫占妻 / 42

商人金本荣携重金和美妻到洛阳经商，为避灾投奔生意上的朋友李中立，在金钱和美色面前，商人李中立顾不得什么朋友情谊，谋夫占妻，伤天害理。

孙宽谋杀董顺妇 / 48

商人董顺之妻杨氏颇有姿色，趁丈夫出外经商之机，与船艄孙宽勾搭成奸，合谋携金私奔，却不料最后命丧孙宽之手。

断江侔而释鲍仆 / 52

江玉、鲍顺同在江州当“盐侔”，同行冤家，生意上的竞争最后演变成血淋淋的“谋财害命”。

证儿童捉谋人贼 / 56

许家兄弟做生意缺少本钱，向好朋友韩定借钱不成，反目成仇。

断客人失银 / 60

范达以磨豆腐为生，一日拾银一包，母嘱其归还失主。失主是出外经商的汪元，汪元始则信誓旦旦，愿与拾主均分，等到失银到手，他就翻脸不认人了。

吴旺磊算打死人命 / 65

吴旺高利放债，商人罗子仁托中人为保，借吴旺银九两一钱，营运得利颇丰，吴旺眼红，恃势敛财，弄出人命官司。

磊骗书客伤命 / 71

滕宠放债“取利甚重”，有钱后又有钱结交官府，欺压其他本分的商人。

通奸谋杀亲夫 / 75

商人蒋义之妻与奸夫合谋欲置蒋义于死地，幸有上天庇佑、官府主持公道，蒋义得以大难不死。

判误妻强奸 / 78

商人宋尚德出外经商，怀疑独守空房的妻子耐不住寂寞，他的多疑葬送了妻子性命。

假马脱辔 / 82

一个骗子佯称买马，借马贩陈庆之马，骗走辔铺的绸辔，使得马贩陈庆差点脱不了身。

先寄银而后拐逃 / 84

商人苏广在福建贩布，一个骗子诈称乡亲，寄银于苏广箱中，伺机盗走。苏广密以砖石换银，骗子中计，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。

设计去姑易 买舟送妇难

儿戚母亦戚，儿愉母亦愉；

轻暖适儿体，肥甘令儿腴。

室家已遂丈夫志，白发蒙头亲老□。

况复昵妻言，逆亲意□□。①

□昏定晨省，儿子管不到处，他还管到。若遇那不贤的妇人，或是恃家中富贵，骄傲公姑；或是勤吃懒做，与公姑不合；或鄙吝爱小，嫌憎公姑费他供养；或妄嫌恶小叔，疑心公姑护短偏爱，无日不向丈夫耳边聒絮；或到公姑不堪，至于诃斥；一发向丈夫枕边悲泣诉说。那有主意的男子，只当风过耳边，还把道理开导他道：“没有个不是的父母。纵使公姑有些过错，要逆来顺受。”也可渐渐化转妇人。若是耳略软，动一点怜惜的念头，日新月异，浸润肤受齐来，也不免把爱父母稍懈。还有平日原怕他强悍，恐怕拂了，致他寻了些短见，惹祸不小，便趁口说两句，这妇越长了志了。不知夫妻原当恩爱，岂可到了反目仇离？但祭仲妻道：“人尽夫耳，父一而已。”难道不可说：“尽妻也，母一而已？”还要是男子有主持。若是大家怕坏了体面，做官的怕坏了官箴，没奈何就中遮掩，反纵了妇人的志，终失了父母的心，倒不如一个庸人，却有直行其是的。

这事在姑苏一个孝子，这孝子周名于伦，人都叫他做周舍，他父亲是周楫，母亲盛氏。他积祖在阊门外桥边开一个大酒坊，做造上京三白、状元红、莲花白、各色酒浆。桥是苏州第一洪，

① 此处残失约一百八十字。

上京船只必由之路，生意且是兴！不料隆庆年间，他父亲病殁了。有个姊儿，叫做小姑，他父亲在日，曾许吴江张三舍，因周楫病殁，张家做荒亲娶了去。止剩他母子，两身相倚，四目相顾。盛氏因他无父，极其爱惜，拣好的与他穿，寻好的与他吃，叫他读书争气。那周于伦却也极依着教训，也极管顾母亲。喜的家道旧是殷实，虽没个人支持，店面生意不似先时，胡乱改做了辣酒店，也支持得日子过。到了十五六岁，周于伦便丢了书，来撑支旧业，做人乖巧和气，也就渐渐复起父业来。母亲也巴不得他成房立户，为他寻亲。寻了一个南濠开南货店钱望濠女儿，叫做掌珠，生得且是娇媚，一进门，独儿媳妇，盛氏把他珍宝相似。便他两夫妻，年纪小，极和睦。周于伦对他道：“我母亲少年守寡，守我长成，一个姊姊又嫁隔县，你虽媳妇，就是女儿一般，要早晚孝顺他，不要违拗。”掌珠听了，便也依他。只掌珠是早年丧母的，失于训教。家中父亲溺爱，任他吃用，走东家，闯西家，张亲娘，李大姐，白话惯的。一到周家，盛氏自丈夫殁后，道来路少，也便省使俭用，邻舍也不来往，掌珠吃也就不得像意。指望家中拿来，家中晚娘也便不甚照管。要与丈夫闲话，他也清晨就在店中，直到晚方得闲，如何有工夫与他说笑？看他甚是难过！过了几月，与丈夫的情谊淡洽了，也渐渐说我家中像意，如今要想甚饮食都不得到口，希图丈夫的背地买些与他。那周于伦如何肯？就有时买些饮食，毕竟要选好的与母亲，然后夫妻方吃，掌珠终是不快。似此半年，适置盛氏到吴江探望女儿，周于伦又在外做生意，意思待要与这些邻人说一说儿，却又听得后门内内眷且是说笑得热闹，便开了后门张一张，不料早被左邻一个杨三嫂见了，道：“周家亲娘！你是难得见的，老亲娘不在，你便出来话一话。”掌珠便只就自己门前，与这些邻人相见。一个是惯忤逆公婆的李二娘，一个是惯走街做媒、做保的徐亲娘，一个是惯打骂家公的杨三嫂，都不是好人，故此盛氏不与往来。

那李二娘一见便道：“向日杨亲娘说周亲娘标致，果然标致得势！那不肯走出来白话一白话？”杨三嫂道：“老亲娘原是个独柱门的，亲娘也要学样。只是你还不曾见亲娘初嫁来时，如今也清减了些。”李二娘道：“‘瘦女儿，胖媳妇。’那倒瘦了，难道嫁家公会弄瘦人？”杨三嫂道：“看这样花枝般个亲娘，周舍料是恩爱，想是老亲娘有些难为人事。”只见徐婆道：“这老娘极是琐碎，不肯穿，不肯吃，终日絮聒到晚，如今是他们夫妻世界，做甚恶人！”掌珠只是微笑，不做声，忽听得丈夫在外边叫甚事，慌忙关了门进去。自此以后，时时偷闲，与这些人说白。今日这家拿出茶来，明日那家拿出点心来；今日这家送甚点心来，明日那家送甚果子来。掌珠也只得身边拿些梯己钱，不敢叫家中小厮阿寿，反央及杨三嫂儿子长孙，或是徐媒婆家小厮来定，买些甚果子、点心回答，又多与买的长孙、来定些，这两个都肯为他走动。遇着李二嫂，只是说些公婆不好，也卖弄自家不怕、忤逆他光景。杨三嫂只说自己钳制家公、家公怕他的模样。徐媒婆只是和子，时尝说些趣话儿取笑他三人。

似此热闹半个月，周于伦只顾外面生意，何尝得知？不期盛氏已自女儿家回来，说为女儿病了急心疼，在那厢看他，多住了几日。掌珠因婆婆来，也便不敢出门。这些女伴，知他婆婆撇古，也不来邀他。每日做着事时，听他们说笑，心里好不痒痒的。没奈何乘早起，或盛氏在楼上时，略偷闲与这些邻人说说儿，早已为这些人挑拨，待盛氏也有几分懈怠，待丈夫也渐渐放出些凌驾。尝乘周于伦与他欢笑时节，便假公济私道：“你每日辛苦，也该买些甚将息。如今买来的，只够供养阿婆，不得轮到，怕淘坏身子。”那周于伦极知道理，道：“一日所赚能得多少？省缩还是做人家方法。便是饮食上，我们原该省口与婆婆，尝言道：‘他的日子短，我们的日子长。’”或有时妆出愁苦的模样，说：“婆婆难服事。”周于伦道：“只是小心，有甚难服事？”

若再说些婆婆不好，于伦便嗔恼起来，掌珠只得含忍，只好向这些邻舍道他母子不好罢了。忽一日，盛氏对着周于伦道：“先时你爹生意兴时，曾攒下银子八九十两，我当时因你小，不敢出手。如今不若拿出去经商，又可生些利息。”周于伦道：“家中酒店尽可过活，怎舍着母亲又去做客？”盛氏道：“我只为你。我与媳妇守着这酒店，你在外边营运，两边闹，可望家道殷实。”掌珠听了，甚是不快，道：“‘顾了田头，失了地头。’外边去趁钱不知何如，家中两个女人怕支不来！”盛氏不言语，意似拂然。周于伦道：“既母亲分付，我自出去；家中酒店，你便撑持，不可劳动母亲。我只拣近处可做生意做，不一二月便回来看家中便是。”与人商量，道买了当中衣服，在各村镇货卖，只要眼力，买得着，卖时也有加五钱，便去城隍庙求了一签，道：“上吉。”便将银子当中去斛了几主，收拾起身。临行时掌珠甚是不快活，周于伦再三安慰，叫他用心照管母亲，支撑店面，拜辞母亲去了。店中喜得掌珠小时便在南货店中立惯了，又是会打吱喳的人，也不脸红。铜钱极是好看，只有银子到难看处，盛氏来相帮，不至失眠。且又人上见他生得好个儿，故意要来打牙擦嘴，生意越兴！但是掌珠终是不老辣，有那臭吝的，缠不过，也便让他两厘，也便与他搭用一二文低钱，或是低银；有那脸涎的，插不过，也便添些。盛氏见他手松，做人情，时时絮聒他。又有杨家长孙与徐家来定来买时，他又不与论量，多与他些，又被盛氏看见，道：“若是来买的都是邻舍，本钱都要折与他！”每日也琐碎这等数次。况且每日不过是一两个钱小菜过一日，比周于伦在家时更酸啬。又为生意上，添了许多参差。只见一日盛氏身子不快，睡在楼上。掌珠独自管店，想起丈夫不在，一身已是寂寞，又与婆婆不投，心中又加悒快。正斜靠在银柜上闷闷的，忽抬头见徐亲娘走过，掌珠便把手招。那徐婆走到柜外，便张那边布帘内。掌珠把手向上一指，道：“病在楼上，坐坐不妨！”徐婆道：

“喜得亲娘管店，个个道你做人和气，生意比周舍时更兴。”掌珠叹口气道：“还只不中婆婆的意！”徐婆便合着掌道：“佛爷！一个外边阁，一个家中阁，供养着他，还得福不知。似我这东走西走，做媒、卖货，养着我儿子媳妇，还只恨少长没短，不快活哩！亏你，亏你！”掌珠便将店中好酒斟上一瓯，递与徐婆道：“没人煮茶，当茶吧！”徐婆吃了，道：“多谢！改日再来望你。尝言道：‘且守。’悦这一病没了，你便出头了！”掌珠道：“这病不妨事。”徐婆自作谢去了。这边掌珠也便有个巴不得死的光景，汤水也便不甚接济，谎说道：店中生意丢不得。盛氏也无奈何他，亏得不是甚重病，四五日好了，只是病后的人越发□□，两下几乎像个仇家。过了两月，果然周于伦回家，□有四五分钱，盛氏好不欢喜。到晚，掌珠先在这边告一个下马状，道自己出头露面□□，又要□□，又要服事婆婆。生意他去做着，就把人赶走了，亏我□□□□十主九憎嫌，气苦万状。周于伦道：“你做生意些，也是做家的心。服事家中少人，你□□不去，凡事只忍耐些。如今我做了这生意，也便丢不得手。前次剩下几件衣服，须要卖去。如今我在这也会拆拽。比如小袖道袍，把襖拆出袴，依然时样；短小道袍变改女妖，袖也有得袴。其余裙袄，乡间最喜的大红、大绿。如今把浅色的染木红、官绿，染来就是簇新，就得价钱。况且我又拿了去闯村坊，这些村姑见了无不欢天喜地，拿住不放，死命要爹娘或是老公添，怕不趁钱？若是女人自买，越发好了。这生意断是不舍，你还在家为我一撑。”把这掌珠一团火消做冰冷。掌珠只可叹几口气罢了。次日，于伦梳洗去到盛氏房中问安，盛氏也告诉：“掌珠做生意手松，又做人情与熟人，嗔我说他，病时竟不理我。”却好掌珠也进房问安，于伦道：“适才闻得你做生意手松，这不惯，我不怪你；若做人情与熟人，这便不该；到病时不来理论，这便是孝了！”掌珠道：“这店我原道女人管不来，那不长进的，银子不肯添，酒苦要添。

若毕竟刀刀见底，人须不来。熟人不过两个邻舍，我也没得多与他。至于病时，或是生意在手，又是单身，进里面长久，恐有失脱，毕竟又要怨我。迟些有之，也并没个不理的事！”于伦道：“你若说为生意，须知生意事小，婆婆病大，便关两日店何妨？以后须要小心服事，轻则我便打骂，重则休你！”掌珠听了，两泪交流，欲待回家几时，奈又与晚母不投，只得忍耐，几日不与丈夫言语。不上一月，周于伦货完了起身，只得安慰母亲道：“孩儿此去两月就回，母亲好自宁耐！我已分付他，量必小心。”又向掌珠道：“老人家须不可与他一般见识，想他如何守我到今，岂可不孝顺他？凡事看我面，不要记恨。”掌珠道：“谁记恨来？只是他难为人事！”周于伦两边嘱咐了再三起身。谁料这妇人道盛氏怪他做生意手松，他这翻故意做一个死。一注生意，添银的决要添，饶酒的决不肯饶，要卖不卖的，十主倒九不成。盛氏在里边见，怕打走了主顾，道：“便将就些吧！”掌珠道：“省得丈夫回来，道我手松折本。”盛氏知是回他嘴，便不做声。一连两三日，见当先一日两数生意，如今二三钱不上。天热，恐怕酒坏，只得又叫他将就些。他便乱卖，低银、低钱，也便不拣，便两三遭也添。盛氏见了心疼，晚间吃夜饭时道：“媳妇！我的时光短，趁钱只是你们享用。这生意死煞不得，太滥泛也不得；死煞人不来，滥泛要折本，你怎不顾你们趁钱折本，反与我憋气？”掌珠道：“初时要我做生意狠些，也是你们；如今教我将就些，也是你们；反又来怨怅，叫人也难。不若婆婆照旧去管店，我来学样罢！”到次日，他便高卧不起来，盛氏只得自己去看店。他听见婆婆出去店中去了，忙起来且开了后门闲话。杨三嫂见了，道：“周亲娘！一向难得见面，怎今日不管店走出来？”掌珠道：“我不会做生意，婆婆自管店。”杨三嫂道：“前日长孙来打酒，说你做生意好，又兴，怎不会得？他要讨苦吃，等他自去，你落得自在！”正说间，只见李二娘自家中走出来，道：“快活，快

活！我吃这老厌物蒿恼得不耐烦，今日才离眼睛。”杨三嫂便道：“那里去了？”掌珠道：“是甚人？”李二娘道：“是我家老不死、老现世阿公，七老八十，还活在这边。好意拿食去与他，他却道咸，道酸，争多，争少，无日不碎聒管闲事。被我闹了几场，他使性往女儿家过活去了，才得耳朵边、眼睛里干净。”掌珠道：“怕家公要怪。”李二娘道：“家公怕他做甚！他若好好来劝，还饶他打；他若帮来嚷，我便撞上一头，只要吃盐滷，吊杀，勒杀，怕他不来求？求得我歇，还要半月不要他上床，极他个不要！”杨三嫂道：“只怕你先耐不住！”掌珠听了，叹口气道：“我家老人家怎得他离眼！”不期盛氏在店中坐地，只见来的，因掌珠连日手松，都要寻小亲娘，生意做不〔成〕，只得去叫掌珠，那里肯来？听他下了楼，又寂然没个踪影，只得叫阿寿看着店，自进里面，却是开着后门，人不见影，唯闻得后门外有人说笑，便去张看，却是掌珠与这两个邻居坐着说话。盛氏不觉红了脸，道：“连叫不应，却在这里闲话！”掌珠只得立起身便走。这两邻正起身与盛氏厮唤，盛氏折身便入，竟不答应。他进门便把掌珠数落道：“你在我家做媳妇年把，几曾见我走东家，串西家？你小小年纪，丈夫不在，却不在家里坐，却在外边乱闯。你看这些人，有甚好样学？待你丈夫回来，与他说一说，该与不该？”掌珠自知欠理，不敢回答。倒是这两个邻人恼了，道：“媳妇你磨得着，我们邻舍，怎厮唤不回，又道我们没有好样？”定要计议编摆他。

数日之间，掌珠因盛氏诟骂，又怕丈夫回来得知，甚是不快，每日倒早起来开店做生意。若盛氏在外边，自却在里边煮茶做饭，不走开去。这日正早上楼来，只见李二娘来讨火种，道：“连日听得老亲娘击聒，想是难过。”掌珠道：“击聒罢了，还要对我丈夫说，日后还要淘气！”李二娘道：“怕他做甚！徐亲娘极有计较，好歹我们替你央及他，寻一计较，弄送他便了。”正说

间，恰好徐婆过来，李二娘道：“连日怎不见你？”徐婆道：“为一个桐乡人要寻一个老伴儿，他家中原有儿子、媳妇，不要后生长得出的，又要中年人，生得洁净标致的，寻了几个，都不中意。故此日日跑。”二娘就把掌珠姑媳的事告诉他，道：“他婆婆不晓事，把我们都伤在里边。”徐婆道：“脚在你肚皮下，你偏要走出来，不要睬他。嚷与他对嚷，骂与他对骂！告到官少不得也要问我们两邻。”掌珠道：“怕他对丈夫讲，丈夫说要休我。”徐婆道：“若休了去，我包你寻一家没老没少、人又标致、家又财主的与你！我想你丈夫原与你过得好，只为这老厌物，若没了这老厌物，你就好了。我如今有一个计较，趁这桐乡人寻亲，都凭我作主的，不若将他来嫁与此人，却不去了眼中钉？只不肯出钱的。”李二娘道：“脱货罢了！还求财？”掌珠道：“只是他怎肯嫁？”徐婆道：“他自然不肯，我自与那边说定了，骗他去！”掌珠道：“倪丈夫回来寻他，怎处？”徐婆道：“至期我自教导你，决不做出。直待他已嫁，或者记挂儿子，有信来，自身来，那时已嫁出的，不是你婆婆了。就是你丈夫要与你费嘴时，已过的事，不在眼面前娘，比你会温存枕边的家婆自是不同，也毕竟罢了。你自依我行！”此时掌珠一来怪婆婆，二来怕丈夫回来，听信婆婆有是非，便就应承。只见到了晚，盛氏先已上楼，掌珠还在那厢洗刮碗盏，只听得有人把后门弹了一声道：“那人明日来相，你可推病，等你婆婆看店，他好来看。”掌珠听了，也便上楼安息。睡到五鼓，故作疼痛之声，天明盛氏来看，却见掌珠蹙了眉头，把两手紧揉着肚子在床里滚，问他，勉强应一声：“肚疼！”盛氏道：“想一定失盖了，我冲口姜汤与你。”便下去打点汤，又去开店。将次已牌，一个人年纪约五十多岁，进来买酒，递出五十个钱，一半是低钱，换了又换，约莫半个时辰才去。不知这个人正是桐乡章必达，号成之，在桐乡南乡住，做人极是忠厚。家中有儿子，叫做张著，行二，家事尽可过，向贩震泽绸

绫，往来苏州。因上年丧了偶，儿子要为他娶亲，他道：“我老人家了，娶甚亲？我到苏州，看有将就些妇人，讨个做伴吧！”来了两次，小的忒小，老的忒老，标致的不肯嫁他，他又不肯出钱，丑的他又不要。这番遇着徐婆说起这桩亲事，叫他来看。这章成之看他年纪虽过四十，人却济楚能干，便十分欢喜：

窄窄春衫衬柳腰，两山飞翠不须描；

虽然未是文君媚，也带村庄别样娇。

便肯出半斤银子。徐婆仍旧乘晚来见掌珠，说：“客人已中意，肯出四两银子，连谢我的都在里边。”掌珠说：“这也不论，只是怎得他起身？”徐婆道：“我自有计较。我已与客人说道，他本心要嫁，因有儿子、媳妇，怕人笑不像样，不要你们的轿子迎接，我自送他到船。开了船，凭他了。料他守了一向寡，巴不得寻个主儿，决不寻死。好歹明早收他银子，与他起身！”掌珠此时欲待不做，局已定了；待做了，年余姑媳，不能无情，又恐丈夫知觉，突兀了一夜。

才到天明，只听得有人打门，推窗问时，道：“吴江张家，因姑娘病急，心疼危笃，来说与婆婆！”盛氏听了，便在床上一轂碌扒起，道：“我说他这心疼病极凶的，不曾医得，如何是好！”自来问时，见一汉子道，是他家新收家人张旺，桐乡人，船已在河下。掌珠吃了一惊，心中想道：“他若去，将谁嫁与客人？”便说道：“来接的一面不相识，岂可轻易去？还是央人去！”盛氏道：“谁人去得？这须得我自去！”掌珠道：“这等我央隔壁徐亲娘送婆婆去，我得放心。”便蹙来见徐婆道：“昨日事做不成了！古古怪怪的，偏是姑娘病来接他，拦又拦不住，只得说央你送他，来与你计。”徐婆笑道：“这是我的计，银子在此，你且收了！”打开看时，却是两锭逼火。徐婆道：“你去，我正要送他交割蜜子。”掌珠回来道：“徐亲娘没工夫，我再三央及，已应承了。”便去厨下做饭，邀徐亲娘过来，两个吃了起身。盛氏分付

掌珠，叫他小心门户，店便晏开早收些，不要去到别人家去，又分付了阿寿。掌珠相送出门。到了水次，只见一只脚船，泊在河边。先有一个人，带着方巾，穿着天蓝袖道袍，坐在里边。问时，道：“城中章太医，接去看病的。”盛氏道：“闲时不烧香，极来抱佛脚！”忙叫开船。将次盘门，却是一只小船飞似赶来，相近，见了徐婆，道：“慢去！”正是徐家来定。徐婆问甚缘故？来定道：“是你旧年做中，说进王府里的丫头翠梅，近日盗了些财物走了，告官着你身上要，差人坐在家里，接你回去！”徐婆道：“周亲娘央我送老亲娘，待我送到便来，暂躲一躲着！”来定道：“好自在生性！现今差人拿住了大舍，他到官，终须当不得你！”盛氏听了道：“这等亲娘且回去吧。”徐婆道：“这等你与章阿爹好好去。”便慌慌忙忙的过船去了。那盛氏在船中不住盼望，道：“张旺，已来半日了，缘何还不到？”张旺笑道：“就到了！”日午，船中做了些饭来吃，盛氏道是女婿家的，也吃了些。将次晚了，盛氏着忙道：“吴江我遭番往来，只半日，怎今日到晚还不到？”只见那男子对着张旺道：“你与他说了罢！”张旺道：“老亲娘！这位不是太医，是个桐乡财主章阿爹。他家中已有儿子、媳妇，旧年没了家婆，要娶一个做老伴儿。昨日凭适才徐老娘做媒，说你要嫁，已送银十两与你媳妇，嫁与我们阿爹了！你仔细看看，前日买酒相你的不是他？我是他义男章〔三〕，那是甚张旺？这都是你媳妇与徐老娘布就的计策，叫我们做的！”盛氏听了大哭道：“我原来倒吃这忤逆媳妇嫁了！我守了儿子将二十年，怎今日嫁人？我不如死！”便走出船舱，打帐向河中跳。不期那章成之忙来扯住道：“老亲娘！不要短见！你从我不是我凭你，但‘既来之，则安之’。你媳妇既嫁你，岂肯还我银子？就还我银子，你在家中难与他过活，不若且在我家，为我领孙儿过活罢了！”盛氏听了，想道：“我在家也是一个家主婆，怎与人做奶娘？但是回家委难合伙，死了，儿子也不知道。不若且偷生，待

遇熟人，叫儿子来赎我。”便应承道：“若要我嫁你，便死也不从；若要我领你孙儿，这却使得。”正是：

在他矮檐下，谁敢不低头！

只是想自家苦闹家私，自家私囊也有些，都不能随身，不胜怏怏。徐婆回报，掌珠知道事已成，不胜欢喜，将那银子分一两谢了徐婆，又放心放胆，买了些下饭，请徐婆、杨三嫂、李二娘一千。徐婆又叫他将盛氏细软都藏了，妆他做跟人逃走模样，丈夫来问，且说他到张家，计议已定。

不期隔得六七日，周于伦已回，买了些嘉、湖品物，孝顺母亲。跨进门来，止见掌珠坐在店里，便问母亲时，掌珠道：“张家去了。”周于伦道：“去张家做甚么？”掌珠道：“我那日病在楼上，婆婆在店中，忽然走上楼，道：‘姑娘有病，着人接我要去。’我道家中无人，又没人跟随，婆婆定要去，我走不起，只得着徐亲娘送到水次。如今正没人接他。”周于伦道：“莫不你与他有甚口面去的？”掌珠道：“我与他有甚口面？他回你自得知。”周于伦道：“这不打紧，明日我自去接，知道了。”次日打点了些礼，竟到吴江，姐夫不在，先是姊姊来见，道：“母亲一向好么？”周于伦吃了一惊道：“母亲七日前说你病来接他，已来了！”姐姐听了，也便吃一个大惊道：“何曾有这事！是那个来接？”于伦道：“是隔壁徐亲娘亲送到水口的，怎这个说？”两下惊疑。于伦便待起身，姊姊定要留饭，于伦也吃不下，即赶回家，对着掌珠道：“你还我母亲！”掌珠道：“你好没理！那日你母亲自说女儿病来接，就在房中收拾了半日，打点了一个皮箱，张家人拿了，我不放心，央徐亲娘送去，出门时亦一个不见！”只见徐亲娘也走过来道：“皇天！这是我亲送到船里的，船中还有一个白胖的男人，方巾、天蓝花绒海青，道是城中太医，来接的是甚张旺！”又问邻舍道：“是真出门的？”那一个不道是果然有的。道是本日未天明，果然听得人敲门来接。有的道：“早饭时候的，

是穿着油绿绸袄、月白裙出门的。”又问：“家中曾有人争竞么？”道：“并不曾听得争闹。”细问阿寿，言语相同。

周于伦坐在家中，闷闷不悦，想道：“若是争闹气不忿，毕竟到亲眷人家，我又没甚亲眷；若说有甚人勾搭他，守我十余年没话说，怎如今守不住？”又到楼上房中看，细软已都没了，好生决断不下。凡是远年不来往亲戚家里，都去打听问，并不曾去；凡城中城外，庙宇龟卜去处，也都走遍。在家如痴如呆，或时弹眼泪。过了半个多月，掌珠见遮饰过了，反来默他道：“好汉子娘跟人走！连我如今也疑心，不知你是周家儿子不是周家儿子？”气得个周于伦越昏了。为体面不像，倒收拾了酒店，仍旧外边去做生意，只是有心没想，生意多不甚成。一日转到桐乡，背了几件衣服，闯来闯去，闯到一个村坊，忽抬头见一个妇人在水口洗衣服，与母亲无二。便跑近前，那妇人已洗完，左手绾着衣服，右手提着槌棒，将走到一大宅人家。于伦定睛一看，便道：“母亲！你怎在这里？”原来正是盛氏。盛氏见了，两泪交流，哽咽不语，可是：

入海横风生紫澜，绿萍飘泊信波翻。

谁知一夕洪涛息，重聚南洋第一滩。

半晌才道：“自你去后，媳妇怪我说他手松，故意不卖与人；叫他松时，他又故意贱卖；再说他时，叫我自管店，他却日日到徐婆家。我说了他几声，要等你回来〔对〕你说，不料他与徐婆暗地将我卖到这章家。已料没有见你的日子，不期天可怜见，又得撞见！不是你见我时，我被他借小姑病重赚我来时，眼目已气昏了，也未必能见你！”于伦道：“我回时，他也说小姑家接去，我随到小姑家，说：‘不曾到。’又向各亲眷家寻，又没踪影。不知小贱人和老虔婆，用这等计策！”盛氏又道：“我与媳妇不投，料难合伙，又被媳妇卖在此间，做小伏低，也没嘴脸回去见人。但只你念我养育你与守你的恩，可时来看我一看，死后把我这把骨